

Memory, Sorrow and Thorn

回忆、悲伤 与荆棘

卷一

龙骨椅

命运轨道交错时，
时间迷雾将消除，
释散后临的不朽，三剑终将再现身。

THE
DRACONBONE
CHAIR

[美] 泰德·威廉姆斯 / 著 项 饿 / 译





Memory, Sorrow and Thorn

回忆、悲伤 与荆棘

卷一

龙骨椅 [上]

【美】泰德·威廉姆斯 著

项镔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DRAGONBONE CHAIR:BOOK ONE OF MEMORY,SORROW AND THORN

by TAD WILLIAMS

Copyright © 1988 BY TAD WILLIAM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ooks Crossing Borders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4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& Animated

Picture 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2)第 13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骨椅 / (美)威廉姆斯著; 项 镔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6

(回忆, 悲伤与荆棘)

书名原文: The Dragonbone Chair

ISBN 978-7-229-07965-9

I. ①龙… II. ①威… ②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

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93800 号

回忆, 悲伤与荆棘

龙骨椅

HUIYI BEISHANG YU JINGJI

LONGGUYI

【美】泰德·威廉姆斯 著; 项 镔 译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邹 禾 唐弋淄 肖 飒

出版策划: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联合统筹: 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责任校对: 夏 宇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: mote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 庆 出 版 社

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40mm 1/32 印张: 26.5 字数: 668 千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965-9

定价: 7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赠 言

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芭芭拉·简·埃文斯。无论是蟾蜍楼花园、白柯林、夏尔，还是众多认知外的神秘地域及国度，我能对它们深深迷恋，皆出自母亲的灌输与教导。她还将亲手创造这些圣地、并与他人分享的终身渴望植入我心。衷心希望我能与她分享此书。

序



“我一直从事的工作，是出于对世界的爱并满足高尚之心：我郑重其事，满心向往那个世界。我说的并非平常世界，亦非那些（我听说如此）无法承受悲痛与渴望、只能祈祷度日之人（愿上帝保佑他们的祈祷得以实现！）。我的故事里不涉及这些人的世界及其生活方式——那种人生和我自己的截然不同。我心里另有一个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心苦甜参半、悲喜交加，人心因渴望而快乐或悲苦，热爱生命且为死亡悲戚，盼望死亡亦为生命伤怀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拥有自己的世界，我因之毁灭，亦为之救赎。”

——哥特弗里德·冯·斯特拉斯堡

（《崔斯坦与伊索尔德》作者）

没有众人的帮助，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。我要感谢伊娃·卡明、南希·德明-威廉姆斯、亚瑟·罗斯·埃文斯、彼得·斯坦普费尔和迈克尔·维兰，他们读完了长得吓人的提纲，表示支持并提出明智的建议；还有安德鲁·哈里斯，他帮我理清逻辑，他的深情厚谊令人感动；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贝丝·魏赫姆和希拉·吉尔伯特，她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，帮我在最大程度上完成这本书。他们真是一群伟大的人。

作者提醒



漫步在奥斯坦·亚德的大地上，切勿盲目相信古老的法则与事物的外貌，须谨慎观察一切举动，他们常用外表来掩盖内在。

住在长年积雪覆盖的矮怪落的坎努克人有句谚语：“事情刚开始就相信自己知道结果的人，要么极度睿智，要么极度愚蠢。但不管哪一个，那人肯定过得不快乐，因为他已经在好奇心上插了一把刀子。”

说得更直白点儿，来到这片大陆的新旅行者敬请注意：

不要想当然。

坎努克人还有一句话：“欢迎外乡人。今天的小路变幻莫测。”

前言



“……那些曾接触过疯牧师尼西斯之书的人说，那本书非常厚，足有小孩那么重。发现它时，牧师本人已经死去，脸上还带着微笑，尸体躺在塔楼窗户旁。片刻前，他的主人耶尔丁国王也从这里跳了出去，自杀身亡。

“锈棕色的墨水由羊箔、藜芦和芸香混合而成，写在薄薄的纸上，又干又脆，纸面还沾了些更红更黏稠的液体。朴素的封面包裹住书页，不知是用哪种无毛动物的皮制成。

“尼西斯死后，读过这本书的纳班神职人员宣称，其中内容都是异端邪说，而且相当危险。但奇怪的是，不知出于什么理由，它并没有被一烧了之，相反被教廷收藏在塞斯兰·安东尼斯近乎无穷无尽的书库里，置于最深最隐秘的角落。可如今，它已从黑玛瑙书匣里消失，向来守口如瓶的文书部对它的下落也闪烁其词。

“有些读过尼西斯异端文字的人声称，书里写有奥斯坦·亚德的秘密，从大陆黑暗的过去到尚未诞生的阴影，可谓囊括一切。但负责审查的安东牧师们只是简单地用‘不洁’来形容它。

“也许，尼西斯的作品确实清楚地预测了将会发生的事。我们甚至可以反向推断，书中还将已经发生的事以编年史的形式列举出来。然而，当代大事——尤其是我们最关注的，圣王约翰崛起和胜利的事迹——是否也囊括在牧师的预言之中，我们已经无从得知。倒是有些说法证实了此种猜测。尼西斯的文字大多复杂难解，真意往往隐藏在古怪的韵律和晦涩的线索中。我从未得见全书，而完整读过此书之人几乎早已作古。

“那本书的标题是 Du Svardenvyrd，用冰冷刺耳的如尼文写成，那是

北方出生的尼西斯的母语,意为宝剑咒文……”

——摘自《圣王约翰的生平和统治》

莫吉纳·鄂斯特斯著



第一部

蠢驴西蒙

蚱蜢与国王



这天，一阵不同寻常的骚动搅乱了海霍特城日复一日的幽深与沉闷。从老旧安宁、错综复杂的走廊，到杂草丛生、爬满藤蔓的庭院，直至千疮百孔、阴暗潮湿的修士小屋……不管是朝臣还是佣人，到处都有人在挤眉弄眼、交头接耳。就连蒸气缭绕的厨房里，小厮们也不忘逮个空子，隔着洗碗池暗暗交换意味深长的目光。窃窃私语声充斥着高堡内所有的厅堂与廊道。

看这忙乱的气氛，众人似乎正在迎接新春。然而莫吉纳医师乱糟糟的房间里那本厚日历上面，则清清楚楚地写着：挪文德月。秋天流连未去，冬日尚未降临。

没错，今日的骚动并非由季节更迭引起——问题出在海霍特的王座大殿。三年前，国王下令封锁大殿。从此，殿门紧闭，厚重的窗帘严严实实遮住了色彩斑斓的窗户，就连打扫房间的仆人也不得出入，城堡女管家为此牢骚满腹。整整三个冬夏，大殿一直与世隔绝，然而肃静却在今天被打破。举城上下一片哗然。

乱作一团的海霍特城里，唯一一人对大殿发生的变故兴趣缺缺——仿佛嗡嗡作响的蜂巢里，有只小蜜蜂却不在大家统一的步调上。这人正坐在篱笆花园的凉亭里，旁边有一座暗红色石墙的教堂和一只光秃秃的篱笆狮子。他觉得没人会注意到自己不见了，他这一整天的心情也坏透了——女仆们忙得根本没时间同他讲话；早餐不仅上得

晚，还又冷又硬；而且同往常一样，他被使唤着干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差事，却从来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关心一下他……

当然了，西蒙烦躁地心想，反正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对待自己的。还好他抓到了一只又大又漂亮的甲虫——当时它正慢吞吞地爬过花园，模样活像一个趾高气昂的乡绅——否则今天下午又要白白浪费了。

他拿着一根小树枝，在墙边又冷又黑的地上将专门为甲虫开的小路拓宽了些，可他的俘虏就是不肯往前走。他轻轻地推了推甲虫光滑油亮的背壳，但顽固的虫子还是不愿妥协。他咬着上唇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西蒙！你死到哪去了？”

叫喊声像支箭，正中西蒙的心脏，吓得他手脚发软，树枝也从指间落到地上。他慢慢转过头去，只见一个身影阴森地逼近。

“没去哪里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两根骨节嶙峋的手指就牢牢揪住了他的耳朵，把他扯了过去。西蒙痛得叫出声来。

“还敢说‘没去哪里’，小懒鬼！”城堡的女管家“怒龙”瑞秋脸对脸冲他大吼——其实女管家比西蒙矮了将近一英尺^①，之所以能这样面对面，是因为瑞秋踮起了脚尖，而西蒙又习惯佝偻着身子。

“对不起，夫人，我错了。”西蒙嘟哝道，伤心地看着那只甲虫顺着教堂墙面上的一条裂缝逃走。

“一句‘对不起’就完了？”瑞秋咆哮着，“其他人都忙疯了，你却在干什么？还害得我浪费时间来找你！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，西蒙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个男人？你要怎样才能长大？”

十四岁的男孩一脸窘迫，一言不发。瑞秋怒视着他。

乱糟糟的红发，还有雀斑，她想，这模样还真挺叫人同情。可瞧

^① 一英尺约合0.3米。

他眯眼皱眉的德性——哎呀呀，简直像个弱智！

西蒙偷瞄瑞秋几眼，只见她呼吸急促，将挪文德月的空气转换成白雾再喷出来，身子还不住地颤抖，也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愤怒。但无论如何，对西蒙而言，瑞秋这样子只能让他的心情更加糟糕。

她在等我解释两句——不过她看起来还真是累坏了！西蒙想着，背弓得更弯了，双眼愣愣地盯着自己的脚。

“好啦，跟我过来。上帝保佑，我手上有一大堆事情，正好让懒鬼活动活动。你知不知道国王从病床上下来了？知不知道他今天还跑到王座大殿去了？你是聋了还是瞎了？”她拽着他的胳膊肘，拖着他走出花园。

“国王？约翰国王？”西蒙惊讶地问。

“不是，你个傻孩子，是救主来了！废话，当然是约翰国王了！”瑞秋停下来，把一缕掉出来的铁灰色头发塞回软帽里。她的手在颤抖。“你是玩爽了，”她说，“却把我害得这么狼狈又心烦意乱，居然说了对老约翰国王不敬的话，他都病得那么重了。”她响亮地抽了抽鼻子，凑过去重重地拍了拍西蒙的手臂，“你给我过来。”

瑞秋拖着脚步往前走，身后牵着淘气的男孩。

除了这座亘古流传的城堡外，西蒙无家可归。“海霍特”意为高堡，城堡里有座名字很贴切的塔楼——绿天使塔。这座塔的顶端远在那些最古老最高大的树木之上，塔尖安放着一座天使雕像。要是这位天使用长满铜绿的手垂直往下扔一块石头，石头会落下将近二百肘尺^①，直至坠入腥咸的护城河中，惊扰到在河底淤泥间盘桓的梭子鱼的美梦。

① 肘尺是一种长度单位，指从中指指尖到肘部的长度，因规格不同，约合 17 ~ 22 英寸，即 43 ~ 56 厘米。

爱克兰农民们世代代在高堡周围繁衍生息，但即便回溯到最古老的祖先，他们的历史也远不及海霍特。爱克兰人不过是最近一拨声称拥有城堡所有权的人——从前也有许多人这么说过，但却从未有人真正意义上拥有过这座城堡。高地上各种不规则建筑，是不同种族在各个时期留下的痕迹：粗糙的木料和石料出自瑞摩加人，赫尼斯第人在上面进行了杂乱无章的修补，还留下了奇怪的雕刻，精巧绝伦的石雕则是纳班工匠的杰作。在所有这些建筑之上，屹立着绿天使塔。它是由不死的希瑟建造的，年代比人类来到这片大陆的历史还要久远。那时，整个奥斯坦·亚德都是他们的领土。同样，希瑟也是此地最早的主人，正是他们，在山顶盖起了可以俯瞰津瀚湖和通往大海的河道的要塞，并将它命名为阿苏瓦。若城堡只能选一个名字，那么，在这么多任主人所起的称呼中，“阿苏瓦”无疑是最合适的。

如今，无论是广阔的草原，还是连绵的丘陵，精灵早已绝迹。他们躲进了森林、险山，甚至人迹罕至的幽暗之地，唯独城堡的残骸遗留下来，被侵略者们当做了家园。

阿苏瓦是个充满着矛盾的地方，既骄傲又破败，既欢乐又冷峻，似乎连城堡本身都忘记了曾被数度易手的岁月。阿苏瓦——即海霍特——高高地耸立在市镇及外围的领地上方，仿佛一头正回味着蜂蜜的香甜酣睡的母熊，但若崽子们有半点动静，它也能敏锐地察觉到。

巨大的城堡里居民众多，但西蒙或许是唯一一个无法找到自己位置的人。泥瓦匠抹平宅邸的石灰门面，修复破碎的城堡墙壁——他感觉破损的速度似乎总比修复的速度来得快——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，以及为什么这样运转。厨房总管和仆役长快乐地吹着口哨，将装在大木桶里的葡萄酒和腌牛肉运到各处。每天早晨，他们在城堡总管的监督之下，同农民们为了洋葱和裹着湿泥的胡萝卜讨价还价，又忙着把大包大包的粮食搬回海霍特城的厨房。瑞秋

和她手底下那些女仆们也总是忙得焦头烂额，她们挥舞着稻草竿扎成的扫帚，像放羊似的清扫飞扬的尘土，嘴里还骂骂咧咧抱怨个不停，说城堡里的住客离开以后，房间总是肮脏杂乱得令人无法忍受。

在这些勤勉的人当中，蠢蛋西蒙也算是个名人，就像蚂蚁窝里的蚜虫。不少人都告诫过他，说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大人物，所以别好高骛远。这一点他也认同，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大都比他年长——因此也应该更明智。当同龄的男孩都在努力工作，以证明他们是负责任的男子汉的时候，西蒙却还在东游西逛玩泥巴。而且不管谁把什么任务交给西蒙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神游天外去了。他会梦到战场、巨人，或是乘坐大船扬帆出海……然后莫名的，差事就被搞砸了，东西被他弄坏了，或者干脆弄丢了。

除了那些状况外，他还喜欢玩消失。他像一条细长的影子，能藏在城堡的任何角落，还跟装修工似的，可以爬上任何一道墙。他深知城堡的每一条走廊、每一个藏身之处，因此大家都叫他“鬼精灵”。而瑞秋除了没少赏他耳光以外，还另外送给他一个外号——“蠢驴”。

瑞秋终于放开了西蒙的手臂。他闷闷不乐地拖着脚步跟在女管家身后，像被裙摆缠住了一样。偷懒被逮个正着，甲虫也逃走了，整个下午就这样完蛋了。

“现在要我干吗？”他没精打采地小声问道，“去厨房帮手？”

瑞秋不屑地吸了吸鼻子，继续摇摇晃晃地往前走，活像一只穿着围裙的獾。西蒙心有不甘地回过头，最后望了一眼枝繁叶茂的树木和花园的篱笆，跟了过去。二人的脚步声混在一起，在长长的石头走廊里激起沉重的回音。

他是被城堡女仆们抚养长大，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

——西蒙说到底是个男孩子，理所当然干不了精细的日常杂务，因此大家一直尝试帮他找一份适合的工作。大庄园里向来容不下游手好闲之人，更何况海霍特城无疑又是其中最大的一座。后来他在厨房里寻了个差事，但就算是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，他也干得不如人意。其他小厮总是用胳膊肘捅捅对方，然后一起偷偷笑话西蒙——瞧他手臂泡在热水里、眯着眼出神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在做翱翔蓝天的白日梦；而当他心不在焉地擦洗漂在大桶里的棍子时，大概是在幻想从怪物手中拯救梦中女孩吧。

传说中倒是有位弗罗伦爵士，据说他来自纳班，还是声名显赫的凯马瑞爵士的亲戚。这个弗罗伦年少时曾来到海霍特城受训成为骑士，却由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谦卑，把自己伪装成小厮，就像西蒙那样干了整整一年杂活儿。按照故事里的说法，辛苦的工作完全没有影响到他那双白皙漂亮的手，于是有人开玩笑，戏称他为“玉手”。

但西蒙只需低下头，看看自己开裂的指甲和通红的手掌，就能认识到自己绝非某个显贵领主的遗孤。他不过是个小厮，是打扫墙角的清洁工，仅此而已。众所周知，约翰国王在年纪不大时就手刃了红龙，而西蒙却只能跟扫帚和罐子纠缠不休。他们的人生差距并不在地位或出身，而是在于时代的不同。然而这一切还得多谢老国王，正是因为他，海霍特城无尽的黑暗大厅里再也没有龙了——至少没有活着的龙。不过就像西蒙经常说的那样，瑞秋刻薄的脸，还有她那钳子般可怕的手指，也跟真龙差不了多少。

他们终于到达了王座大殿的前厅，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的风眼。女仆们几乎是在小跑，就像瓶子里的苍蝇，从一堵墙冲向另一堵墙。瑞秋双手握拳背在身后，巡视着她的领地——从两片薄嘴唇微微上扬的表情看来，她似乎很满意。

西蒙缩在一面挂满壁毯的墙边，一时竟被人遗忘了。他无精打采

地用眼角瞄着新来的女仆海普兹帕。她身材丰满，顶着一头卷发，走起路来大摇大摆、张狂不羁。当海普兹帕提着个水桶晃晃荡荡地经过西蒙身边时，注意到了他的视线，被逗乐似的咧开嘴笑了。西蒙的脸顿时红到了脖子根，滚烫滚烫，赶紧转过头去，假装摆弄破墙面上的帘子。

瑞秋可没让这一切逃出她的视线。

“愿上帝狠狠抽打你这头懒驴，臭小子，我不是叫你赶紧干活吗？过来，拿着这个！”

“去哪里？干什么？”西蒙叫了起来。海普兹帕银铃般的嘲笑声从门廊里传来，让他很是丢脸。他沮丧地捏了一下自己的胳膊，好疼。

“拿上扫帚，到医师那儿打扫一下。那家伙的房间乱得像狗窝，国王能下床了，谁知道他会去哪儿看看？”瑞秋的语气透出明显的不屑。在她看来，一个男人，即使贵为国王，也改不了任意妄为的天性。

“莫吉纳医师的房间？”西蒙问道，自在花园里被逮住，他总算能高兴起来了，“我马上就去！”他抓起扫帚，立马跑得没影了。

瑞秋抽了抽鼻子，转过身去检查已经一尘不染的前厅。在王座大殿那紧闭的大门后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她稍稍琢磨了一会儿，然后果断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就像扑杀掉一只徘徊不去的蚊虫。她拍了拍手，用牧人放羊般坚定的目光牢牢掌控住手下的部队，带着他们鱼贯走出前厅，奔赴下一个艰难的战场，收拾那名为“杂乱”的敌人去了。

大门背后，那座引起人们好奇的大殿墙上挂着一排排积满灰尘的旗帜，旗帜上传说中神兽的形象已然褪色——麦尔登部族的金马纹章、纳班亮闪闪的翠鸟纹章，还有猫头鹰、公牛、水獭、独角兽、鸡

冠蛇……静静沉睡着的动物们按照等级，整齐有序地排列着。大殿里没有一丝风，这些陈腐的挂饰全都纹丝不动，就连早已失去主人的蜘蛛网也完整无缺。

但还是和以往有些不同——一个尖细的嗓音正轻唱着歌，给阴暗的房间带来了一丝生机。这声音听起来，既像年幼的孩子，又好像极其年长的老人。

在大殿最深处，海霍特诸位国王雕像的石墙上悬着一张挂毯，毯子上绘着皇家纹章——火龙圣树。六座冷冰冰的孔雀石雕像组成了一支仪仗队，守护着一张巨大而沉重的王座。王座仿佛是用整块黄色象牙雕刻而成，扶手凹凸不平，椅背上端顶着一颗长满利齿的庞大蛇状头骨，眼窝中是无尽的黑暗。

椅前坐着两个人影，歌声正是从他们那边传来。其中一人穿着老旧斑驳的小丑服，细细的嗓音在王座脚下飘荡，仿佛只需一点回声就能将之打散。另一人坐在小丑上方的椅子上，身影佝偻憔悴，看上去像极了一只上年纪的猛禽，雄心虽然不减，怎奈何只剩一把老骨头，颤颤巍巍、精疲力尽。

经历了三年疾病的折磨，虚弱不堪的国王终于回到了他那满是尘土的王座大殿。他聆听着脚下瘦小男人唱的歌，遍布斑纹的瘦长双手紧抓雄伟的黄色王座扶手。

他曾是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——然而现在却弯腰驼背，像个祈祷的僧侣。他穿着松垮的天蓝色长袍，满脸乱糟糟的胡子，仿如荒野里的乌瑟斯先知。一把剑横放在他腿上，剑身光亮如昔。他头顶端放着一顶铁王冠，上面镶满了海绿色的翡翠和名贵的猫眼石。

坐在国王脚下的人沉默了一段时间，继续唱起另外一首歌：

“烈日悬空

可数雨滴？

河床干涸